



漫长的抵达：列车90小时惊险求生
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焦晶娴
见习记者 李悦

8月3日凌晨2时15分，与外界失联近3天后，最后一批Z180的滞留乘客和列车员抵达北京。

这趟列车晚点了近90个小时。最后几批乘客从北京丰台站出站时，有人脚上穿着拖鞋，双脚被泡得肿胀发白，裤腿挽到膝盖。有人头发夹满沙土、又黏又臭。有人说，自从3天前走进暴雨，衣服就没有干过。有人调侃“泡白了两个度”。“感觉像过去了一个世纪”，这是Z180次实习列车员王丽霞第一次跟车。为了这次出车，她特意花398元买了双新皮鞋，直到8月4日她平安返回的第二天，鞋还没干。

“我以为睡一觉就到了”

一场持续了81个小时的降雨，把列车困在了距离终点只有34公里的安家庄站。除了Z180次，K396次、K1178次也一前一后被卡在了丰沙线上。

北京市气象局称，本次降雨是北京地区有仪器测量记录140年以来排位第一的降雨量。

Z180次列车长告诉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，普通旅客列车始发储备的食品物资，能满足不少于原单程旅行时间加24小时的需要。但谁能预料，等待他们的是72小时的物资短缺。

30日早上6点多，Z180次在张家口站第一次滞留时，人们都以为是普通的晚点。

Z180次列车长接到张家口站值班员通知，由于前方降雨，丰沙线线路封锁。直到8点多，列车再次启动。

列车因为降雨限速和临时停靠的情况不见，等“等一会儿提速就好了”，K396次列车员赵阳这样说。8时40分左右，她从睡梦中睁开眼，发现此时本应到达门头沟的K396次列车，还在宣化附近，已经晚点约3个小时。赵阳回忆，窗外已经开始下雨。

车厢内空调冷气很足，感觉不到闷热。两辆列车上都有暑期前往北京的研学团，孩子们在卧铺上蹦下跳，列车员慢悠悠地推着车售卖花生、瓜子 and 特产。

雨还在下，三趟列车减速向前。

临近中午，Z180临时停靠在从没停靠过的安家庄站。差不多同一时间，K396次停在落坡岭站，K1178停在沿河城站。3个小站都坐落在山脚下，距离永定河只有几百米。

“发车时间待定”的消息在车厢内传开。计划到北京转车的旅客开始着急。K396次上一位母亲忍不住哭起来。她要在11点多坐车去天津，给患白血病的孩子输B型血小板，列车员只能尽力抚慰旅客，承诺到了车站可以全额退票。

新落地，短途的乘客也坐不住了。有人凌晨刚上车，没带充电宝、也没带充电线，“我以为睡一觉就到了”。有人在9点多以为快下车，扔掉了没吃完的零食。

列车滞留后，不断有人涌进餐车。方便面很快售罄。

“一边是山，一边是河”

窗外的雨时大时小。大家都相信，列车今天一定会开动。“但希望不断破灭”，Z180次列车长回忆，14时，窗外仍是“瓢泼大雨”。18时30分，雨势变小，车站通知准备开车。“但到20点又下大了”。

车厢内催促开车的声音越来越多。

“他们以为雨不大，其实雨特别大”，Z180次实习列车长曼斯牙说。21时多，她和同事徒步前往安家庄站取物资。刚走出四五米远，她就已经浑身湿透，“像一盆水直接给你浇头上”。

K396次列车员赵阳也是下车后才意识到，“事情就这么简单”，她下车去落坡岭站取物资，看到倒下的树、墙、电线杆，山上滚下的巨石和残破的路面，“这真的是灾啊！”

摸黑在淤泥中滑倒时，她想到了自己7岁的孩子。

当提着方便面、蔬菜等物资回到车厢，浑身湿透的赵阳发现，“所有人都集中在餐车。很多人在吼‘快给我发！’‘拿过来了还不给我们发！’”

小个子的赵阳站在凳子上，哽咽着，用尽力气大声喊，“领取物资千万不要拥挤！千万不要发生危险！”“我是个女人，也是别人家的孩子，我就是穿了这身衣服，我得对得起大家！”

车厢一下子安静了不少。人们领完物资，默默回到了自己的车厢。入夜，Z180次实习列车员王丽霞躺在铺位上，窗外雾蒙蒙的，“一边是山，一边是河”。

7月31日早上，窗外的景象彻底击碎了车上所有人的希望。

Z180次一位乘客回忆，她的铺位正对着山，昨天她眼看着山上的水从一指宽细流变成一米宽。31日一早，两米宽的水流卷着树木和石子，冲进铁轨旁的排水渠。



李菲和孩子们在农民工宿舍。

“那不是开玩笑，真的是瀑布啊！”另一位乘客回忆时，眼睛里还带着恐惧，“那不是下雨，那是瀑布啊！”

13号车厢的实习列车员王丽霞看到，远处的山崩开了一角，黄色的巨浪卷着石头冲进永定河，“就像是直接冲到你眼前”。平原上长大的王丽霞从来没见过这种场景，她吓得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

“老师，我看到瀑布了”，旁边有孩子兴奋地大喊。这群来自新疆的孩子习惯了干旱，很少见到雨。“我们那边(雨)撑死下半个小时。”带队老师告诉记者。

大人的表情变得凝重。坏消息接踵而至。31日上午开始，三趟列车接连失去与外界的联系。Z180次上，移动、联通、电信纷纷失去信号。实习列车员王丽霞只得及给朋友发出了两句话，“前面的路塌掉了。我们滞留很久了”。

K396次列车员赵阳和同事深知，物资供应也已接近极限。她回忆，餐车供应的食物一开始是炒菜和米饭，然后是蛋炒饭，最后变成了粥。两天来，她一顿饭也没吃，只是在吃饭时“偷偷塞了一口”。

“没有水，没有电，没有吃的，没有信号，从来没有这么无助”

一位工作了22年的列车员曾经历过“7·26”特大洪灾，在列车上滞留了近3天，但当时列车停在北京的站内，物资充足。

“这次没有水，没有电，没有吃的，没有信号，从来没有这么无助”。

31日中午，Z180次前方轨道出现泥石流。

列车长决定撤离，列车员快速奔跑，挨个车厢通知旅客，带好贵重物品准备下车。车上没有足够的雨具，列车员给乘客们发了黑色垃圾袋。

前后没多久，K369次附近的落坡岭水库水位快速上涨，赵阳和同事也开始组织乘客下车转移。

很多乘客事后回忆，当时以为会有车接送。没想到等待他们的是一段危险的徒步。Z180次的乘客、31岁的温宇沿着铁轨走，一路上看到永定河里漂浮着冰箱、电视、桌椅。走着走着，洪水冲进铁轨。

一位乘客还在拍照，“不要拍照，快逃命！”列车员冲着那位乘客喊，“赶紧跑啊，逃命啊！”

温宇也开始狂奔，她的鞋跑掉了，漂在水上。她一手捞起来，光着脚跑。雨水冲刷着她的脸，“根本睁不开眼”。

“当时就意识到，火车肯定回不去了。”

Z180次的乘客李菲和另外6名老师带着研学团38个孩子，她担心孩子摔倒，被后面的人踩上。

走到一座桥上，黄色的水漫过了脚踝，水和淤泥混在一起，很多乘客的拖鞋和凉鞋都陷在泥里拔不出来，摔了跤，“整个人都泡在水里”。年龄较小的孩子都是老师背着走。

Z180次的乘客路过第一个村子，洪水已经冲进了房屋。温宇回忆，“只要是没房子的地方，条条都是河”。

连跑带走了半个小时左右，他们到达之前联系好的安家庄村大礼堂。近1000人陆续挤进来。有人试图把湿透的鞋子拧干，有人头上还顶着避雨的毛毯，一个大爷慌乱中把硬座套拽了下来，套在头上。

汗味儿、脚臭味儿、霉味儿搅和在一起，温宇被“熏得头晕”。室内的椅子被抢占一空，讲演台上睡满了打地铺的乘客。几乎所有人都表情木然，“累得不想说话”。



李菲和孩子们在农民工宿舍。

雨还在下。因为地方不够，Z180次的列车员一直站在雨里。“连内裤都是湿的”，一位20岁的列车员有些不好意思地说。有些列车员当晚就开始发烧，但把药给了也在发烧的孩子。

Z180次上的列车员最小的19岁，最大的31岁。礼堂过于拥挤，他们分为几组，挨家挨户敲村民家的门，询问他们是否愿意提供住处以疏散乘客。

安家庄村停电，出村的道路中断，积水最深处在3米左右。村里人口不到300人，以老人居多，物资也不多。列车员和村委会协调，用煤气做了一桶用玉米和大米熬成的粥，一人一勺，优先供给老人和孩子。

温宇没带碗和杯子，就捡了矿泉水瓶，借了村民的镰刀把瓶子剖开，装了点粥喝。她原来不怎么喜欢喝粥，“但当时就想多喝一口”。

天渐渐黑了，山上雾气缭绕，雨越来越大。她被安置到一个四面没有遮挡物的铁棚下面，暴雨砸在棚顶，“啦啦啦啦响”。棚子建在坡上，雨水顺着坡流进棚子，从他们脚下流过。她听见山中传来昆虫和动物的叫声。

温宇常年在国外工作，曾经在伊拉克经历过战火。当时她在喝咖啡，炸弹飞过，把窗外的车站夷为平地。

她再次感受到了类似的恐惧，“雨还在哗哗下，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，明天有没有吃的。你不知道洪水会不会把我们卷走”。寂静中，有人想到了写遗书。

8月1日凌晨，有人未经列车长同意往外走。一开始，列车员还能把人追回来，后来人越来越多，“拦也拦不住”，列车长让他们必须留下姓名和电话，等大队队获得救援，会挨个给他们打电话，确认他们是否平安到家。

留在村里的旅客，没有了网络信号，失去了时间概念，也失去了支付能力。有人极为幸运地得到了现金，就去村民家买食物。温宇向一位乘客要了一个鸡蛋，承诺等手机有信号就转钱，却忘记对对方的微信。

村里所有的物资都很紧缺，没事你得转，看见排队就赶紧冲过去排。由于安置地有限，温宇回忆，有人刚冲进施工队留下的筒房，就把门反锁上。

没有手机、没有大喇叭，信息传递只能靠最原始的口口相传。对于列车员来说，向近千个人传递消息和物资，不是件容易事。“我们人数还没一个车厢的旅客多”，实习列车长曼斯牙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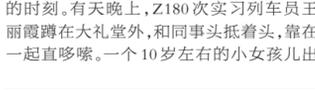
8月1日，列车员的对讲机还有电，但仅能用于相互报位置。“必须靠碰面解决问题，我们没在一个地方待超过两小时。”她穿着已经泡变形的皮鞋跑来跑去，回到北京时，她的脚已经肿得穿不上鞋。

即使是这样，个别旅客还是把怒火发泄在列车员身上。“道歉是我们的工作”，有列车员在发物资时被推倒、被指着鼻子骂。

在落坡岭村，K396次列车员赵阳和她的同事也被骂哭过。有人质疑是列车工作人员把信号屏蔽了，还故意不给他们吃喝。

赵阳情绪不好，就蹲在没人的角落里抹眼泪，或者往水里丢石头。列车长告诉赵阳和同事，“你们要是心情不好，男的就冲墙上锤上两拳，女的就吼两嗓子”。

不过，在和乘客的相处中，更多是暖心的时刻。有天晚上，Z180次实习列车员王丽霞蹲在大礼堂外，和同车头抵着头，靠在一起直哆嗦。一个10岁左右的小女孩儿出



Z180次车窗外的暴雨。



救援队转运Z180次被困旅客。

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

来，给她们打伞。王丽霞让她快回去，女孩摇了摇头说，“外面凉快”。

有人把自己仅剩的奶粉给她，有人借给她们自己的外套，还有人把伞塞在她们手里就跑。有好心的村民把仅存的面拿出来，给大家煮疙瘩汤，往里面加大把的生姜和辣椒，给大家暖身体。

可食物越来越少，8月1日，安家庄村里的物资只够老人和孩子的午饭。列车员们靠幻想填饱肚子，“现在开始点餐了啊，鸳鸯锅，你要点什么？豆腐？宽粉？刷点麻酱我们开始吃了！”

“有我们一口饭，绝对给孩子们吃饱”

很多人自发组织志愿小分队，出去寻找物资和救援。

47岁的外卖员余兴勇报了名。没人知道，他的左脚在送外卖时刚刚骨折过。他其实饿得发昏，从30日早上上车到现在，他只吃了一个鸡蛋，喝了一瓶水。

但他还是想做什么。他是重庆人，“咱们山区出来的，难道不算有登山经验吗？我肯定要去的。”

9人的队伍带着列车长给的对讲机、绳索、铁锹和水棍出发。他们沿着109国道往山上走，山里雾气很大，地上满是山上滚下的碎石和淌溪的鱼。车头头一样的落石，把防护网硬生生拽了下来。

他们既要躲避落石，又要警惕路基被冲毁的道路下，洪水不断上涌。

走了将近4个小时，手机有了信号，余兴勇先是给市政府热线、中国铁路客服中心、三家店火车站打电话求救，再帮着20多名乘客给他们家人报平安，最后才想起打给自己的妻子。

妻子劝他别再上去，但他决意第二天回去，“必须回去给人家一个交代”。

此时已经是8月1日下午，安家庄村里自行离开的人越来越多。

李菲越来越焦虑，因为她知道，仅靠7位老师，不可能把38名学生带出去。

刚到村里，孩子们还很兴奋。“新疆孩子没见过那么多水”，他们打水仗、看书、玩捉迷藏。渐渐地，孩子们对雨失去了兴趣。

每次雨一停，孩子们就问老师，“飞机可以进来了吗？”“火车可以开走了吗？”每个孩子都会问，“老师，我们还能去北京吗？”

孩子们住在农民工宿舍，6张上下铺。后来他们发现，上铺全是湿的，屋顶漏下的水滴在他们身上，“整个房子都被浸透了”。于是他们把孩子都转移到下铺，五六

个孩子挤在一张床上。老师站着靠墙睡。住在另一个房间的农民工很热情，每天给他们做饭，把肉全部给孩子，自己只喝汤，“有我们一口饭，绝对给孩子们吃饱”。

但是物资越吃越少，8月1日晚上，李菲得知农民工也准备下山。

李菲隐约记得，出发前看过天气预报，8月6日还会有台风。老师们去找列车长，去找村委会，都没有办法。他们背着孩子偷偷流泪，看到孩子，又马上擦掉。

孩子问，老师，你的脸为什么这么红？李菲慌忙说是晒的，虽然太阳根本没出来。

那时候，李菲他们最坏的打算，是顺着铁轨回列车，把遗留的零食拿下来，尽量多坚持几天。

8月2日一早，温宇下定决心要走，“等不是办法”。凌晨3点多，她就去询问其他准备离开的乘客，计划出村的路线。

听探过路的乘客说，目前有公路、铁轨、山路这3个方向，轨道上的淤泥已经能



人们在安家庄村大礼堂避雨。

没到膝盖，山上破碎的石头很锋利、容易划伤。他们决定沿着109国道走。

10多人结伴出发，一路上，人们陆续丢掉毯子、运动鞋、外套、包和行李箱。有人走了一半，累得又掉头回去。一对父子在火车上买了两箱哈密瓜，他们扛着进的村，又扛着出来，下山的时候全被吃掉。

温宇和两个朋友唯一的口粮，是一个鸡蛋、几根火腿肠和一包方便面。他们准备8点吃一次，11点再吃一次。没有水，路上渴了，就捧一把石头缝里的水喝。

一开始，温宇还在照片里潇洒地“比耶”，但在过隧道时，她偷偷抓住了前面人的衣角。

“如果洪水这时候冲进来，我们都得死。”隧道里没有光，什么也看不清，只能看到前面人的黑影，“就像一群丧尸”。

在路上，他们碰到了逆行的余兴勇。余兴勇给他们指完路，又急匆匆往回赶。到了村里，发现救援队已经抵达，他的心才放下来。

8月2日上午10点多，准备返回列车取物资的李菲，终于看到了救援队。

“他们是来接我们回家的吗？”孩子得到老师肯定的回复后，慢慢咧开嘴，眼睛越来越亮。

10多个消防官兵专门护送他们撤离，走过悬崖边时，消防官兵拿杆子挡在外面，再用身体连成一堵墙，以防他们掉下去。有的学生边走边说，“这次回去写作文的素材有了，这才是真正的大场面”。

跋涉4个多小时后，温宇看到了一座正在施工的大桥，才觉得回到了现代社会。下午两点多回到家，温宇扔掉了袜子和鞋，第一件事是洗澡，然后把饮水机灌满了水。

截至8月2日凌晨，K396次、K1178次乘客也陆续被安全转运。从落坡岭转运K396次乘客时，武警一个带一个，背着、扶着、抬着担架，带老人和孩子走过危险的断桥和悬空的铁轨。

乘客家属们去车站接人时，有人给女朋友带了鲜花，有人带了母亲想吃的水果。家属群里，陆续有乘客进群，想要寻找帮助到自己的陌生乘客。K1178次旅客4天里一直没下车，被困在车上，列车停电、车内闷热，不少人中暑。一位乘客手脚发麻，有人帮她捏虎口、喂水。她在群里问，“你在群里吗？麻烦一定联系我一下我！”

三趟列车上，列车员都是最后抵达北京的。K396的副车长董树翠在引导转运时累得晕倒了，醒来后又接着工作。直到最后一批旅客转运之前，她才发现有位乘客是自己20多年没见的初中同学。老同学告诉她，自己的孩子没有奶粉，但看着她一直在忙，就没忍心告诉她。

“哎，都没照顾到。”说这话时，董树翠的眼睛湿湿的。

K396次列车员赵阳在8月1日晚，武警带着物资进村后，才吃上一口火腿肠。她原来很少吃火腿肠，“第一次觉得火腿肠这么好吃”。

8月2日傍晚，清点完人数，她和同事跟着最后一批乘客离开落坡岭。坐在铲车里撤离时，赵阳看见云和雾气慢慢散开，月亮探出头，“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是‘守得云开见月明’”。

她的本职工作是补票，虽然浑身湿透了，她的客杂本子却没有丢，也没弄湿。“这是我的命”，她抱着本子说，“只有补票员有”。

她喜欢在列车上工作时，那种“被需要的感觉”。之前刚工作时，她不喜欢拖地，但现在最喜欢拖地时，乘客主动抬起脚，对她说“谢谢”。

回到北京西站的公寓，乘客给的奶粉还放在Z180次实习列车员王丽霞的桌上，她没舍得喝。

这两天，她和同事有的腿疼、有的脚疼、有的胯骨疼，“全身没有一处好的”。大家开玩笑，回乌鲁木齐要“睡上10天”。

她笑着说，这次旅程治好了她的洁癖。在村里，她和四五个同事共用碗筷，现在她买了好喝的饮料，会很自然地顺手递给同事，“喝吗？”

她记得，回来的路上，有人跟她开玩笑，“小姑娘，第一次上车就这样，这回去不哭着辞职啊？”这个25岁的姑娘歪着头笑了笑，“我肯定会一直做这份工作”。

(文中温宇、李菲为化名)
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焦晶娴
见习记者 王雪儿

坚守三人班村的 不止三人

8月7日晚9点，三三两两的村民举着手机，站在仅剩约两米宽、边缘参差不齐的小桥上，尝试捕捉微弱信号，拨通家人的电话。这里已经与外界失联5天。

原来这座桥约6米宽，洪水不仅把桥削掉了一多半，还冲断了出村的路。从黑龙江省五常市沙河子镇到三人班村路上，无论是几厘米高的杂草、几米高的玉米秆，还是几十米高的白桦树，都朝一个方向直挺挺地扑倒。

三人班村村支书洪秀琴在村里组织物资保障、修坝和修路，她告诉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，据8月7日上午统计，村里目前滞留约有400人。

三人班村距离镇上的约有50多公里，道路的多处缺口已被村里的钩机用砂石填平。蹬着沙石坡爬上最后一处断裂的道路，就能离开村子。一些焦急的家属，停了车在这里等着接家人。
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8月7日傍晚抵三人班村时，陆陆续续有村民拎着行李、提着馒头往外走。

记者来到村中最高点处一位村民的家中，近100人聚集在这里。听说台风“卡努”即将登陆，人们气喘八舌地讨论着，洪峰还会不会来？

留在村里的有老人、小孩、残疾人，以及没有人接应的村民。残疾人和老人睡在炕上，其他人打地铺。一位老人的脚因为被水泡久，一直还趴着苍蝇。

8月3号开始被困时，他们只能喝很稀的碴子粥，8月7日，五常镇政府组织救援力量空投了蔬菜、挂面、矿泉水等食品物资，洪秀琴估计足够3天的需求。现在饮用水还比较有限，矿泉水“谁漏谁喝”，大米有人连夜看管。

心脏病发的老人较多，后续仍需相关药物，腹泻的药物也比较缺乏。

三人班村民对涨水并不陌生。沙河子镇三班村位于磨盘山水库上游，四周被凤凰山环绕，拉林河在西北方分叉，一东一西夹着村子。

“每年都会因为山体滑坡断道”，因为村子距离水库只有不到1公里，平时一下大雨，下游水库的水满后会溢上来，“但之前只淹到边儿，又退回去”，一位村民告诉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。

但这次雨量过大，下游水库的水再加上山上流下的雨水，“两头都往中间流，水排不出去”。

8月2日下午，雨越来越大，洪秀琴巡河时发现河水上漲速度很快。晚上10点左右，她和村长开始挨家挨户敲门，转移村民。

村长张民从8月2日晚上一宿没睡，开着车四处提醒村民转移，“一箱油都跑没了”，雨声太大，他只得使劲喇叭，“憋着不撒手，一圈一圈跑”。

往年下雨时水也会进屯，不过都是低洼地跑，“今年连连带平全给推了”。许多村民“寻思水顶多到脖子拉倒”，水快到窗户了，都还站在炕上往外舀水。后来水漫到了窗户，有人抱着大树，有人骑在房顶哇哇哭，“老人们都哭了”。

8月4日，哈尔滨市双城区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消息称，当前，拉林河上游的龙凤山水库、磨盘山水库连续泄洪，拉林河将发生超50年一遇洪水。5日，磨盘山水库连续超出汛限水位，并多次遭遇山体滑坡、泥石流侵袭，水库码头和船只被冲到大坝排水闸口处。

村里的救援主要靠5台钩机，以及向山上养牛的村民借的几部对讲机。被救村民坐在钩机引擎的盖子上，盖子因为钩机持续工作热得发烫，“把屁股都烧坏了”。

张民冲他们吼：“屁股烙熟了你也别给我坐着！”

在张民忙着救人时，他的80多亩稻田已经泡在了水里。他刚收的、价值10多万元的玉米和8吨化肥，也都泡在水里。他买了农业保险，一亩地也收给赔付200元。但是由于土壤结构问题，明年土地平整后，收成也不乐观。

“其他地方被冲出了几条沟，可以拿土去平。这地方不一样，水一抽，剩下的都是砂石，土都被冲走了”。

村支书洪秀琴已经6天没脱下衣服了，“就算还剩一个人，也要坚守阵地。”因为担心台风登陆后又会有降雨，村民晚上也不敢睡。

直到凌晨，钩机仍不停地把沙石埋到道路缺口里，已经连续运转了24小时，村民都希望雨不要再下。



村民给乘客熬疙瘩汤。



Z180次乘客返回列车取回行李。



Z180次车窗外的暴雨。



人们在安家庄村大礼堂避雨。